



【芸芸众生】

## 了不起的张小姐

□闫红

我家上一位钟点工离职时,朋友把小张介绍给我,说很不错。有多不错呢,她觉得,小张假如不干这一行,干别的,也能有一番作为。

当小张来到我家,我对朋友的话由衷怀疑。这个小张看上去很是木讷,活倒是干得还不错。她走后家里亮度都被调高一度,垃圾桶、饮水机、洗地机器人被擦得雪白——我再也不怕我妈突然来我家了。

我跟朋友反馈,这个小张挺好的,话也少。朋友笑起来,说:“你不跟她说话,她就不跟你说话。你跟她说话,她也会跟你说话。”

我感觉朋友的这个话大有深意,似乎小张是个很能说话的人,说得我倒有点怕。我家曾请过一位钟点工,哪里都好,就是话多,她看我开空调,问:“你为什么开空调?”我说:“热。”她说:“可是我觉得不热。”看到快递箱子会踢上一脚,问:“这是什么?”我怕引出她新的问题,就说:“没什么。”她的过于好奇,成功地把她来的那天变成一周里让我压力最大的一天。

为了避免历史重演,我想好了尽量不闲聊,但总会随口聊点天气啥的,而怎样看待一个暴雨天,也能透露出一个人的三观。我渐渐觉得,小张这人“三观”挺正,遇事不抱怨,说话公道,还非常领情。

有次她说端午节去看望婆婆,她丈夫犯懒,不想去,她拖着拽着要她丈夫去。她婆婆以前跟她处不来,但她要给孩子做个榜样,不然将来儿子会觉得,也可以这样对待她。而且,她说:“她那时候对我不好,是因为她强,她厉害。现在,她老了,我就这样对她,跟那时的她有什么区别呢?”

我听了心里一震,有人受了欺负,只想变成能欺负别人的人,像她这样,有了能力之后,自觉地提醒自己不要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,这境界,不知道高出了多少人。

她帮我找到了一条不见很久的项链。我说:“我就说这条项链到哪里去了。”她笑起来,说:“我觉得你是个很在乎别人的感受的人,如果是那种不太注意的人,早就直接问我了。”

她这句话让我很意外,我没有直接问,是因为我家的东西经常不明不白地消失,又经常不声不响地出现,我懒得去找。我没想到,对于她来说,感受会有那么大的差别,看来,人不在某个位置上,真的很难感同身受。

我们有时也会交换八卦,小张说起她认识的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两千块钱,日子过得挺那个什么襟什么肘的。我说捉襟见肘,她说对对。

这个事情很有意思,我知道她只有小学文化,这个词不知道她是在哪里看到的。看到了,没记住,但是那一刻,她感觉这是最合适的一个词,像一个写作者那样,固执地要把这个词知道,而不

是用“挺那啥”之类的词带过。我简直有点惭愧,我自己写稿时有时犯懒,明明知道有更合适的词,但一时想不起来,都会用差不多的词应付过去。

张爱玲曾说,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,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,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。高渗透性的人,看见好东西就会立即吸收。小张就是那种高渗透性的人。

她跟我说,她曾经不明白,有些话她掰开了揉碎了说给她丈夫听,为什么他就是听不懂,非要去做那些让她不愉快的事。后来有天她给一个主顾擦书架,看到一个标题:《你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》,她一下子就懂了,她丈夫不是听不懂,是不想懂。

这句话早就流行到近乎泛滥,我没想到,它仍能在某个时刻,让一个女人醍醐灌顶。我也吃惊于小张的抓取能力,她没有多少文化,按说对文字不敏感,但在抹布擦过书架的那一刻,她于许多书名中看见这句话并且完全领会,这就是一种学习能力。

有次她一边干活一边和我讨论,到底是外向好还是内向好。我说我觉得是外向好,外向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自己,实现能量交换。只是我们现在对外向有一种误解,以为爱说爱讲就是外向,我觉得单方面的输出不是外向,外向是对这个世界具有足够的感知力,并知道怎样有效地表达自己。

她表示同意,并深有感触地说,她干家政这些年,真的开阔了眼界。见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,也听到很多有意思的说法。她的这句话倒有点让我肃然起敬,即使在人家家里做钟点工,她都不只是当成一个挣钱糊口的差事,同时还想在精神上有所汲取,这种在任何处境中都不想辜负此生的精神有多难得。

有天她很高兴地告诉我,她去参加了同学会。“你还有同学会?”我很自然地吃惊起来。她笑着说:“有啊,小学同学。”更应该算发小,是她村里一起长大的几个人,一个发了财的男同学张罗的,“他们混得都比我好。”

她丈夫很奇怪她愿意去,说:“人家要是问你现在干啥,你不尴尬吗?”她说:“有什么尴尬的?混得好的人,可能是因为运气好。没考上中学,父母愿意出钱让他们借读。做生意折了本,父母愿意帮他们填亏空。就算这些都没有,也有各种指点。我打小父母就去世了,我靠自己的能力,自食其力,我比谁差了呢。”

我说:“你说得太对了。哈佛大学有个教授也是这个观点。他认为,就算是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人,也没有资格看不起混得没那么好的人。因为大家际遇不同,并不真的在一个起跑线上。”

我跟小张说话,从来不觉得需要转换语码,或者说出于顾忌,注意措辞。她的理解力让她不但能够理解他人话语表面的意思,也能理解他人为什么这么说。那些微妙之处,常常让我

们不约而同地笑起来。我有时候甚至怀疑,她莫非是我一个同行,乔装打扮潜入我家。当然这种想法实属多虑,我又不是《三体》里汪淼那种大佬。

今年年前,她跟我说,要请三个月的假。她不久前做肠镜,发现长了个看上去不太好的东西。

尽管医生说应无大碍,我听了还是有点难过。我从不觉得人一定要活多久,但辛苦半生的人,还没怎么享受过,遭遇这样的风险,会让人感到世事不公。

她住的那个医院,正好我有熟人在。我从来怕求人,但这次我想总得帮小张做点什么,就问她叫什么名字,跟那个熟人托付一下,虽然知道可能也用不着。

她回复:“张小姐。”我一时啼笑皆非,说:“要给医生全名。”

她发了一张图片过来,是她的身份证,原来她全名就叫“张小姐”。

那一瞬间,我的眼泪几乎要冲出眼眶,我知道,此“小姐”不是《红楼梦》里那种金尊玉贵的小姐,在本地,大一点的女孩子会被叫“大姐”,小一点的女儿会被叫“小姐”,不知道该怎么叫的女孩子,会被人喊作“小大姐”。她的父母可能疏于给她起名字,就随口叫个“小姐”,成了她的名字。

被亲人捧在手掌心里的孩子,可以有无数小名;名字起得潦草的人,可能是被父母和命运一样潦草对待。我觉得,她应该被珍重对待。

我硬着头皮给熟人打去电话,拜托他给医生打个招呼,虽然知道这样未必有什么用处,但我想为她操点心。熟人是答应了,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打这个招呼。

好的情况很不错,最后是做了个小手术。我转了一笔钱给她,算是我一点心意,被她退回,她说,这次也有其他主顾给她转钱,她谁的都没收。

她再来我家时,精神状态很不错,还拎了两大箱鸡蛋,说一箱是给我的,一箱是给医生的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,我告诉她,我都不确定那位医生有没有帮我打招呼。她笑嘻嘻地说,一定是打了,人家医院的人对她可好了。我不能确定是打了招呼的结果,但不管怎样,她平安归来就好。

我原本就知道“一花一世界”,知道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,都有着有趣的灵魂。但是张小姐让我非常具体而且备受冲击地感受到这一点,她在一个千疮百孔的成长历程中,修复出一个完整而自洽的自我。

这跟她爱学习有关。总有人说,受到什么挫折,就跑去仰观宇宙之大得到治愈。我深表怀疑。一个开放型的人,哪怕做钟点工,也时刻能见天地众生;相反,心里只有一个小我的人,就算放到月亮上,记得的也是自家那点小哀怨。

了不起的张小姐,让我见识了生命的强度和广度。

□林廖君

我带着孩子们读唐诗:“洞房昨夜停红烛,待晓堂前拜舅姑。妆罢低声问夫婿,画眉深浅入时无?”因为这首诗,我们又谈到了古代的婚姻多半是盲婚哑嫁,不是父母之命,就是媒妁之言。许多新人都是在洞房花烛夜才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另一半。至于一生的牵手到底是什么性情,要经过一些日子才能逐渐了解。

孩子们听得好奇又有趣,简直无法想象,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人,竟然可以成为夫妻,还要共度一生。

“那他们感情好不好?”有一个孩子举手发问。

我说他们有的感情也是很好的,因为他们可以慢慢地培养感情呀。于是我又问孩子们,知不知道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?他们认识多久才结婚的?爸爸妈妈结婚之前,有没有谈过恋爱呢?

有个约莫小学四年级的男孩抢着回答:“我爸和我妈是别人介绍认识的,我不知道他们认识多久结婚的,但是我想他们一定没有谈过恋爱。因为他们感情不好,一天到晚在吵架。”

“吵架不一定是感情不好呀,说不定吵了之后,感情反而更好呀。”我努力为孩子父母缓解。

孩子们几乎是齐声嚷嚷:“哪会呀?感情哪会更好呀?”

我发现孩子虽然小,却已经理解了爱应该是怎样的面貌。

另一个孩子说:“我爸跟我妈不吵架,但是他们会好几天不讲话喔!就好像没有看见对方那样,把彼此当空气。虽然都没有吵架,可是感觉很不好。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没有谈恋爱,如果你很爱一个人,怎么会把他当空气呀?”

“对呀!”旁边的孩子接着说,“如果喜欢一个人,就会对他很温柔,笑嘻嘻地跟他讲话,怎么会跟他吵架呢?”

我听着孩子们你一言,我一语地热烈讨论,突然之间说不出话来。

我想,他们是最接近爱的愿望和感受的。爱的本质是温柔,是和悦,是在乎,是体贴,孩子都懂得的。是我们长大之后,迷失在困境中,丢失了爱。

【童言无忌】

爱人的模样